

戚谷華：愛書法、愛人生、愛香港

提起本港書法界的泰斗，無人不知女中豪傑戚谷華。她是目前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的兩位本港書法家之一。在記者訪問的過程中，戚谷華對往事的回憶非常細緻和深入，因為在她看來，這一切是奠定自己走向書法人生的基石。而她對學生的關愛，也讓記者的印象非常深刻。她不斷表示，學習書法，不僅是為了自己修身養性，同時也是貢獻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戚谷華

如今的戚谷華，是一位諄諄長者。在一幅幅書法作品中，她透露出的情懷之感，是愛。她說，自己與書法結緣，讓心志和情感得到了昇華。在人生的履歷中，在書法的薰陶下，她說，自己愛書法、愛人生、愛香港。因為有愛，書法在不斷前行；因為有愛，她對未來永遠充滿希望。

愛書法：兒時的回憶

戚谷華告訴記者，自己的祖籍乃是在山東威海。但是由於身處抗戰的硝煙歲月中，她很小的時候便去了上海。小學在上海讀書的戚谷華，便已經開始接受書法唯美之感的薰陶。由於家庭的緣故，她的母親那時會在白布上畫上鴛鴦之類圖案，然後刺繡，再賣給他人以掙取生活的來源。這讓戚谷華對書法、畫面、構圖有了非常清晰的認識。而在那段歲月中，她的外公每每向家中寄信，也是以毛筆字書寫。她告訴記者，自己對外公的來信印象很深，乃是行書。

就這樣，在不知不覺的家庭氛圍的薰陶下，戚谷華喜歡上了書畫。進入中學之後，她參加了美術課外活動小組，仍舊堅持練習毛筆字。其實，生性活潑的戚谷華，也非常喜愛運動。進入上海第六女子中學之後，對體育運動頗有天賦的她，反而對書法更加堅持。據她回憶，平時只要有空，她就會到各種文化館去聽書法類課程。

高中畢業之後，戚谷華進入了出版局的美術訓練班，第一次系統化接受國畫、素描之類的教育。她非常清楚地記得，那時的青年美術家們倡導「年輕人起碼畫一千張畫」，以表示年輕一代人更要更加努力、更加進取。

愛人生：充滿自信

母親，始終是戚谷華講述自己揮毫歲月時，不能迴避的話題。自己的母親當年靠畫畫和刺繡養家糊口，給戚谷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對

記者表示，「信自己、靠自己」成為母親給她帶來的最大啟示和激勵。所以，她對書法和中國畫進行深入鑽研，不放棄每一個可以完善自己的細節。

一幅中國畫，乃是寫出來的。這是戚谷華的觀點，她如此闡述書與畫之間的關係。在她看來，二者密不可分。據她向記者透露，自己在訓練書畫時，經常畫古人的頭髮，因為可以提升對書法的功力和造詣，如同在寫很多字。

任何從事書法的人，都不能夠缺少了師尊長輩的教誨。在上海工作期間，有兩位書畫界的奇才對戚谷華的書法人生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一位是費新我，另一位是錢君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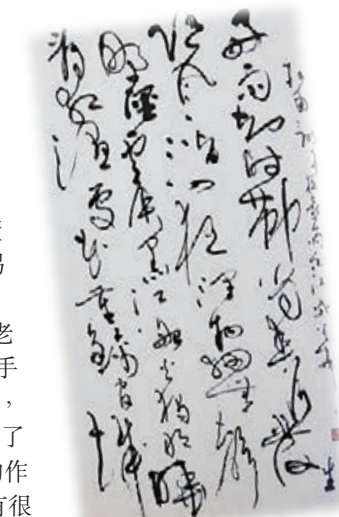
戚谷華說，費新我乃是她的第一個老師。由於右手患疾，所以費新我使用左手寫字。久而久之，在當時的中國書法界，費新我以左手寫字完成的作品，便成為了書法中的經典。戚谷華曾經將自己臨帖的作業郵寄給費新我批改。費新我批註：你有很好的基礎。戚谷華坦言，這給了自己非常大的激勵和幫助，也增強了自己對人生的信念。而這段批註，也被她帶來香港保存至今。

戚谷華的另一位老師，乃是在書畫、詩歌、音樂領域頗有造詣的錢君匋，他乃豐子愷的學生。戚谷華回憶到，自己在出版機構工作時，經常去錢家跟隨其學習寫字和畫畫。在她的印象中，錢君匋在寫字的過程中，筆尖處理得非常之好。這對很多人而言，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有了兩位老師的鼓勵和教授，戚谷華認為，自己才能够在書法之路上走得如此之遠、之深。因為在研習書法的人眼中，提筆之路，也就是人生之路。得到了前輩的箴言，乃是愛人生的



■戚谷華作品之一



■戚谷華作品之三

昇華與淬煉。

愛香港：不斷的付出

戚谷華毫不諱言，自己也經歷過旅居香港之後的艱辛歲月。雖然生活充滿考驗，但是她對香港的愛卻一點也未曾減少，而是在書法教育中，轉化成了對新一代香港人的關心和提攜。她告訴記者，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剛來到香港時，不會講粵語，寄住在親戚的家中，同時人生路不熟，也沒有朋友。在她看來，那的確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歲月。

值得一提的是，她向記者透露，那時的香港書法發展，仍舊處在萌芽的狀態，市面上流通的字帖也不是非常多。一個因緣巧合，戚谷華開始了在香港的書法教育生涯。不過，初時的確非常艱難。她告訴記者，剛剛開班時，只有三個學生，反映出當時的香港社會對於學習書法並不熱情。不僅如此，由於學生人數非常少，賺得的學費根本無法彌補成本，實際上完全處在倒貼錢的狀態之中。但是她表示，當時的心態便是「唱戲，一

個人也要唱到底」。所以，不斷地堅持，未曾有絲毫退縮。

如今，在戚谷華眾多的學生中，各個職業、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她告訴記者，書法不僅是修身養性，同時也要貢獻社會。她拿出了一疊港鐵站的《車站指南》，每一本《指南》上，都會用毛筆字寫下這個車站的名稱。佐敦、鑽石山、元朗、大圍，這些平時熟悉的站名，用書法寫出，別有一番風味。這些都是戚谷華的學生完成的。在她看來，現在的香港人，學習書法的熱情相當之高，同時也能夠貢獻社會。所以，她自己的內心也非常欣慰。



■香港大學授予戚谷華的「傑出教師獎」

戚谷華直言，她期待香港政府對書法的重視程度能夠繼續提高，除了資金上的扶持之外，也要組織更多的活動，同時推動書法教育能夠成為中小學的課程或是校外興趣活動。她並且勉勵青年人：書法要盡早學，因為這是長期積累、堅持的碩果。

故宮將舉辦 俄皇家法貝熱裝飾藝術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聞名世界的彼得大帝彩蛋、阿列克謝皇儲彩蛋和皇家鵝鵝彩蛋等200餘件俄羅斯法貝熱製作的珍品，將於4月中旬正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4月16日至7月17日，所有前往故宮參觀的公眾均可免費前往故宮午門東雁翅樓展廳一飽眼福。

今次名為「玲瓏萬象——來自美國的俄羅斯皇家法貝熱裝飾藝術展」的展覽，由故宮博物院、美國弗吉尼亞美術館聯合舉辦，將於4月15日在故宮博物院午門東雁翅樓展廳隆重開幕。據悉，美國弗吉尼亞美術館收藏了除俄羅斯本土外，世界最大規模的法貝熱珍品。該展也是美國博物館的藏品首次大規模在故

宮博物院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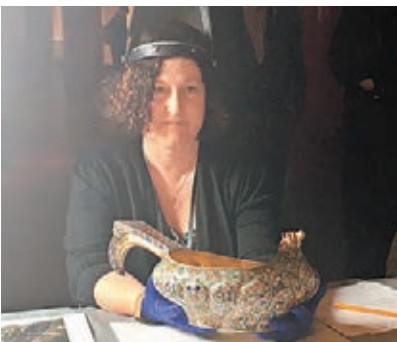
據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宋海洋介紹，展覽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沙皇的禮物」展出彼得大帝彩蛋、皇家鵝鵝彩蛋等珍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送給其皇后、皇太后的復活節禮物；第二部分「美輪美奐的裝飾藝術」展出了皇家鑽石胸針、皇家柱形相框等定製紀念品；第三部分「日常的奢華」，展出的是讚頌杯、魚子醬碗、傘柄等御用物品；第四部分「信仰的力量」將展出《全能的基督》、《艾弗斯卡亞聖母》等東正教宗教文物。

彼得·卡爾·法貝熱是俄羅斯一位著名金匠、珠寶首飾匠人、工藝美術設計家，他最傑出的成就是為俄羅斯沙皇製作了50枚獨具魅力的復活節彩蛋，同時對俄羅斯傳統的珠寶設計和製造工藝進行了大膽的革新，被沙皇封為「皇家御用珠寶師」。從1894年開始，沙皇尼古拉二世繼續沿襲其父傳統，每年復活節都會給母親和妻子贈送彩蛋。這些彩蛋是由珍貴的金屬或是半寶石混合琺瑯與寶石來裝飾。

「法貝熱彩蛋」後來也成為奢侈品的代名詞，並且被認為是珠寶藝術的經典之作。由法貝熱本人創建和管理的作坊以製作精緻和巧妙的作品聞名於世，「法貝熱」也成為精湛工藝、奢華珠寶以及俄羅斯皇

室珍寶的代名詞。

據了解，目前存世的法貝熱珠寶公司為沙皇家族製作的皇家復活節彩蛋共42枚。其中，俄羅斯克里姆林宮保存了10枚，俄羅斯億萬富翁維克托·麥克塞伯格擁有9枚，其餘分佈在美國、英國、瑞士、摩納哥、卡塔爾等地。



■美方工作人員展示琺瑯展品。

江鑫嫻 攝



■展覽現場。

江鑫嫻 攝

山水畫家陳玉圃 「畫道」寶鏡 照見真心

新華社電 適逢陳玉圃先生七十大壽，他此番是第一次來香港，作為山水畫家，他感覺香港海灣的風景甚佳。在廣西南寧和桂林工作、生活多年的他，對桂林山水情有獨鍾。早年陳玉圃曾師從著名畫家黑伯龍先生，1980年考取廣西師範大學中國畫專業研究生，導師為嶺南派巨匠黃獨峰先生，後來留校任教。1997年他回到北方，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藝術系，直至退休。

縱橫南北的生活閱歷，一生為人師表的樸素追求，反映在陳玉圃的繪畫中，即是平和自在、變化從容的藝術風格，畫境清奇野逸，空靈淡遠。其畫風中既有濃厚的古意，又具有獨特的藝術性——平和而堅韌，清逸又從容。一點一線，詩意禪意，都源自數十年深耕厚植的儒家文化積累和

豐富的人生歷練。

在陳玉圃眾多山水畫作品中，有一幅《樗之圖》引起了記者的注意：畫面上一棵旁逸斜出、碩大無比的樗樹，上題一則《莊子》中關於「無用之材」——樗樹的故事。畫家以樗樹自比，因被匠人視為「無用之材」而免遭砍伐，偏居一隅卻最終長成參天大樹。畫家將自己的書齋也命名為「樗齋」以明志。

陳玉圃認為，「畫道」是傳統繪畫的核心，像珠子要在在一條線上串起來一樣，「畫道」就是那條線。老子講無為，是尊重自然規律。用老子的觀念，把複雜變簡單，化繁為簡，千山萬水都在一點一線之間。正所謂「畫道無極——平和而堅韌，清逸又從容。一點一線，詩意禪意，都源自數十年深耕厚植的儒家文化積累和

豐富的人生歷練。」



■陳玉圃認為，「畫道」是傳統繪畫的核心。



■著名山水畫家陳玉圃

轉變。與繪畫結合，意在象外，意在心中，人為物役，很容易失去自我。他說：「畫家最可貴的是靈魂，藝術需要靈魂，靈魂需要淨化。所有藝術無不是畫家靈魂的表現，書如其人，畫如其人，正是這個道理。人有品位，畫才有品位。」

對於創新，陳玉圃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新是追不完的，新舊只是過程，不主張盲目追求創新。藝術沒有新舊，只有好壞。創新肯定不是藝術的標準，藝術不重表象，重內在。他說，創新應該是不斷完善，以止於至善。

陳玉圃說：「繪畫與我有緣，一生鏗而不捨地追求和思考，但並不盲目追求古人、名人，因為今人與他們都是平起平坐的。繪畫、做人都有境界，但境界不取決於地位、金錢，而在自己的內心。」他主張淡化慾望，淡定從容，為人退讓、包容，保有慈悲情懷。他說：「人與藝術都需要靈魂，至美、至善、至真，方能擺脫慾望的束縛，靜觀自在，照見五蘊皆空。」